

人间物语

片羽

一个家族的文化记忆 “知音者”钟子期后裔营建的乡土迷宫

| 凸凹文 |

钟家大瓦房掩映在“万亩梨花”中。汽车出成都龙泉柏合古镇东，向北，上机耕道行走十几分钟，穿过一些贴有白瓷砖的农家新楼，可直接开到钟家草编艺人的操作工场，又是钟氏家族大摆“坝坝宴”，以及柏合镇在“忽如一夜春风来”时举行万亩梨园开园仪式暨文艺演出的地方。

去过多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感悟。第一次是2000年秋天，我和一个朋友去双流机场送人，回龙泉驿的途中，折到了大瓦房。我在房外转了转，没有进去。它呈现的只是大，一个“大汉”趴在地下。这一大片农家平房，相对村子周遭的新楼，我看见的是它的普通、落后和破旧，以及岁月之手涂抹的与坝坝上的轿车极不和谐的色彩，还有谁的疼痛。

再一次去，跨入了钟家的门槛。我看见的是一堵又一堵土坯垒砌成的墙体，墙体上一触即掉的泥尘和麦秸，宽窄不一、长短各异的罅隙，还有紧贴其上、蓬头垢面的辣椒、大蒜、玉米、葫芦，加上那些盘根错节的天井，错综复杂的门洞，纵横交错的天井，以及头顶上一大片一大片的青瓦。人得房内，却无法沿原路返回。我看见的是一座古代的迷宫和城堡。我到了时间那头，看见了历史。

第三次去，遇到了硕壮的汉子钟永超。钟永超时65岁，只身闯荡过大西北，在青海果洛州退休后返回了家乡。回来的时候，带着他的老母和妻子，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留在了遥远的青海。他不仅有一双特级机修工的手，还有一双修纂家谱的手。一本家谱，磨去了他整整12年的时光。

跟钟永超一样，钟建超也是从大瓦房走出去，最终又回到大瓦房的钟家人。他告诉我，他生于1935年梨花盛开时节，去朝鲜搞过建设，去大凉山教过书。女儿钟惠从成都师范毕业后，继承了他的衣钵，在成都黎明职中当了一名数学教员。他现在的工作，是与老伴宁秀兰一起经营那块植满梨树葡萄、每年可收入3000多元的2亩多的土地，还有维修大瓦房、组织清明会，以及反剪着手在小青瓦的天空下转悠：从屋到屋，从屋到屋……悬在上堂屋门上那块耗资2000多元，长3.3米、宽1.2米，曾为唐朝睿宗皇帝御赐的黑底金字“琴墨堂”木质仿制牌匾，即是钟先生捐赠给2003年钟家大瓦房清明会的礼物。

对一座旧房子，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深究下去，我看见了“房子与人”，看见了文化。

钟家大瓦房是一座典型的客家民居建筑，在成都东山一带颇有盛名，估约建于清雍正年间，发轫者是钟家自广东人川始祖“荣昌公”。钟荣昌经商致富后，在这片旷地上修了祖屋。得6子后，依客家人聚族而居习俗，在祖堂外两侧规划设计了6个并列的建筑单元。以后，子生子，代代繁衍，6子成6大房，越来越多的后裔以祖堂为中心，陆续在周围造屋栖居，最终形

成了我们今天看见的由7个建筑单元、7道大门、100余扇小门、22个天井和1个屋前大院坝构成的大瓦房群落。它的地基是否依了《礼记》所言的“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古老法则？环屋四望，没望出个所以然。

钟家祖堂由上、下2个堂屋和多个天井组成。上堂屋是供奉钟氏历代先祖神牌、用作祭祀和长辈议事的地方。“琴墨堂”横匾堂铭两侧竖立着“勤读诗书肇家声，善振琴音绵世泽”的神榜。对于“琴墨”的解构，钟永超先生说，琴，是“知音者”钟子期的化身；墨，是曹魏时期“书圣”钟繇的指称。也就是说，那个懂乐的樵夫和写得一手好字的书家，是他们骄傲的先祖。

在2003年10月举办的首届柏合草编文化节上，时任郫县的俞伯牙后裔、古琴大师俞伯孙老人前来大瓦房，让我有幸目睹了他抚琴弄弦，面对钟子期后裔演绎的一出轰动锦官城的“高山流水觅知音”故事。犹记得，是我和刘学伟书记去郫都一个老旧小区将俞伯孙老人及其家人接来柏合的。

祖堂是聚落的中枢系统，是纲，其它各个建筑单元、房间都与它保持着联系，接受着它的信息和调度。院中有院，屋中套屋，屋屋相通，主从独立又共存一体，这些个性，使大瓦房成了智者的迷宫。近300年来，大瓦房直面过几多劫难可想而知，但它都能从容度过，屹立至今。我想，它的消防考虑、排水系统、雷电安全、防震预案、御敌方略定有过人之处。以前，院坝前有清亮的荷塘，房后有茂密的林盘，四周还有一道夯实的土围子。

2002年3月14日，我还参加过他们的清明“蒸尝会”活动。

我是上午10时左右去的，其时活动已经开始。我看见大瓦房墙上挂满草编工艺品，最多的是新崭崭、黄灿灿的草帽。大院坝上用木板搭了一个简易、低矮的戏台，戏台上在表演评书、相声、川剧和四川黄埔艺术团的一些歌舞节目。成都喜剧演员巴登也上了台，他的扮相真多，一会儿列宁，一会儿邓小平，一会儿希特勒，引得满院坝密密匝匝的观众忍俊不禁、捧腹大笑。那天，钟家大瓦房这幢清代民居文物建筑，被成都市人民政府颁授了一块铜牌。

钟家大瓦房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大河村二、三组。一年一年的，随着钟家人的逐步致富，绝大部分住户走出“大宅院”，住进了邻近的新楼。过去，人丁鼎盛时，房子里“五世同堂”，曾同时居住有600余人。至2005年时，尚有7户、30余口人居住。钟家人，尤其上了年岁的，他们经常在大瓦房里小聚和转悠，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安稳和踏实得下来。一个家族的文化记忆，就是他们的家族史。

前几天又去了。大瓦房空无一人，所幸有人经管，游人免费进出。门额牌匾四大字为工工整整的正楷：钟氏祠堂。

山里的男人

| 梅南频文 |

写这段文字，不仅仅是为了纪念。

老杨住在宜兴山里，不是住山里就是山里人，得讲一口当地人完全听不懂的“蛮话”，譬如说山芋叫“混子”，吃饭叫“呷美”，有人说这是温州话，也许。反正这后代都是先祖迁徙到江南的，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安营扎寨，刀耕火种，繁衍生息，然后有了村庄，有了人声喧哗欣欣向荣。

老杨一米八的个子，两百来斤，铁榔头经得起几下，他热情好客，性格有山里人独特的豪爽，就像一块磁铁，无论谁一见就会牢牢吸住。他力大无比，出力气的地方毫不吝惜，因此众望甚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带领村民开荒种茶，办起了像模像样的一个茶厂，这山地朝阳，茶叶质量出奇的好，一下子名声大噪，供不应求。那时他是场长，上头对他信任，还兼了个民兵营长，虽然这是不拿一分工资的虚职。

后来茶场发展了，又搞起了花木场，山里有地，只要你肯播下种子，老天就还你灿烂景象。这次，老杨又成功了。山里人都说他能干，他自诩只是“搞挖屎”，也就是倒腾，时髦的说法叫开拓。领导们欣赏他，村民们选他当了村长，这个村不小，四五个自然村并在一起，方圆几十里，在封建时代大小就是个寨主。干了几十年，旅游业开始了，他又动了主意，有个玉女潭就在他地盘

上，别小看这山顶上的一潭碧水，历史上曾经很有名，怪石嶙峋，奇花异草，满山遍野都是光景。这座16公顷的莲子山虽隐江南，却名誉朝廷。唐大历年间，由滁州刺史李幼卿置别墅而得名，历经文人雅士如独孤及、权德舆、陆希声等的赞誉与隐居。明嘉靖年间，进士史际购地重建，打造了“玉阳山房”等景观，并获皇赐题额，文徵明为史际作《玉潭仙居记》中详细记述，“其中台榭楼阁祠宇杠梁凡三百有一，林壑岩窦可名者二十有三”。老杨带我去实地考察，喜忧参半。转山一圈，只见瓦砾残垣，当年的辉煌杳无踪迹。勒石的字迹依稀可辨，只是被蓬勃的杂树乱草密密掩盖。他不气馁，一定要弄。话这么说，怎么弄？哪来资金呢！

这个山里男人有股蛮劲，动了心思九头牛也拉不回。莲子山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资本，犹如一坛老酒，藏在深山无人识，我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开坛，酒香就会醉倒人。知道你老杨酒量好，居然用到开发谋略上了。

于是他他就挖空心思去想，找了不少文化人商量，拉了许多只要有利于他的社会关系，淘来淘去，还真如沙里淘金一般，淘出了名堂。机会来了，正在开拍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需要选景，他通过央视外景基地打通了环节，导演一帮人到此一看，哎呀妈呀，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这么简单，开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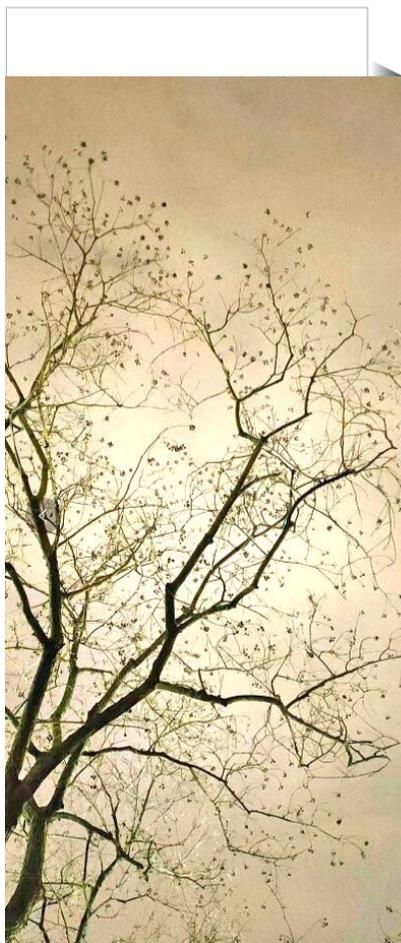
这不，运气来了，板门也挡不住。外景基地要赶片，材料立马进场，不到一个月，场景一步到位，唐国强鲍国安一众明星到场，轰动了山村。

老杨这山里男人就有这本事，片子拍完了，班子走了，基地留下了。开园参观，不收门票，这招数不是一般的高。游人蜂拥而至，高峰了节假日了，开始凭票入园，收入来了。老杨就聚沙成塔，把收入投入到其它景点的恢复建设上，今年一景，明年一片，让个沉寂的莲子山终于热闹起来了。玉女潭成了众多网红打卡的亮点。

我和老杨说：你终于升级了，当过场长营村长，现在是团（潭）长了，恭喜恭喜。老杨哈哈大笑，还不是你们这些文化人的功劳啊，我一个大老粗山里人哪来这本事。文化人就是脑子灵，借鸡下蛋，名利双收。这社会没文化不行，一定要有知识，才能繁荣富强。他还真不是嘴上说说，居然念上函授大学了。

老杨的事业很顺利，可能和他的酒量也多少有点关系。饭桌上有敬必干，这点我非常担心。你海量也罢，身体吃得消吗？几次说他，当面听听，遇朋友们来访，又却不过面情了。多年下来，他的肝受到严重损伤，当医生做出诊断结果后，也不敢告诉他了。

这些年，我还会去玉女潭转转。望着这些熟悉的景象，心里总会泛起酸楚，想念那个山里男人和他的情深谊长。



屏风

摄影 思不群